

讀簡宛「地上的雲」

洪宏亮

讀過簡宛的「地上的雲」（書評書目出版社），很容易感覺到她在處女作「葉歸何處」中那份濃濃的鄉愁已經拭去了大部分，代之而起的是作者比較理智的沉思探索和精微的觀察體認。在「葉歸何處」裏，懷鄉病深植於初出國門的作者體內，而「地上的雲」裏的作者則表現了適應異國生活的能力，並且寫作的題材也有了比較廣泛的拓展。

「地上的雲」自然可以歸諸「留學生文學」的範疇，不過其中「寧靜」、「休止符」、「代課一月記」、「燃燒的眼睛」等幾篇，理應除去，因為這幾篇內容上和描寫留學生的生活並不相涉。

去國七年的簡宛，在異國求學、定居、生子之後，對美國並沒有「心甘情願的投降，心理降了，嘴裏也降了。」（余光中的話）她的自我肯定的意識崛起，面臨的是文化上的歸宗和子女教育方式的問題。本來這也是留美華人最大、最根本的普遍性的苦惱，只不過有些人

在這個苦惱的鞭笞下徘徊、逃避，而簡苑則自始便在尋找，並且一口肯定了五千年文化的根。在「地上的雲」的幾封戒子書中，充分表現的正是這種不欲失根的執着。例如「祖國行」中，當生長異邦的稚兒不講理的質問：「我才不要做黃種人，為什麼我們是黃種人？」時，作者殷殷的告誡着：

記着，全兒，不管我們是何種膚色，何種國籍，你自己首先要有自信，要有值得自己驕傲的人格和表現。要別人看得起你，首先你就要自己看重自己。……

這股民族自信心的力量，構成作者應付美國開放式教育的挑戰的一面鐵牆。作者以大量的篇幅，在「哥兒倆」、「祖國行」、「母親的叮嚀」、「大家來寫勾勾叉叉」、「豐收的季節」、「燈下課子」、「海外的中文教學」、「春望」等篇中，描述自己所作的努力。年輕的中國母親，教導愛兒學習勾叉叉，認識中國字，其間所花費的心血，實難以估量。這份艱辛，在書中有生動的描述：

我和他對坐燈下，他那胖胖的白裡透紅的臉實在很可愛，可是他那笨笨的迷糊的腦袋，實在叫我生氣，我已經向他唸了第七遍「小星星，亮晶晶，一閃一閃掛滿天，好像千萬小眼睛，掛在天上放光明。」他仍是抬起那黑白分明的眼睛看我：

「媽媽，這是不是和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一樣的歌？」

「意思差不多，都是形容星星的。」我說。

「可是，我早就會唱了，為什麼還要用中文學，太難了我寫不來。」他伸了一個懶腰，

一臉痛苦的表情。

.....
他莫可奈何的低下頭，結結巴巴的念起來，尤其是缺了兩顆門牙的嘴，講話時已經漏氣，如今念起來，更叫我忍不住笑意，但是我仍很有耐心的聽着，有時誇他兩句好話，他馬上理直氣壯的站起來：

「我要上廁所。」那一拖，起碼三十分鐘，我只有乾着急。上廁所是他逃避問題的妙方，誰也擋他不得。

(燈下課子)

採取這種親身教導的方式，效果往往不佳，因為除了兒童的情性之外，還要抵擋異國文化的壓力和不同價值觀的衝擊，結果每每令人精疲力竭，而且正如「春望」中所說，朋友戲謔的問：「他學會了國語有什麼用？將來娶個洋婆子，還不是全盤西化？」簡直是白費心血，這時，「自己想堅持的，不過是心中一點執着吧！」因此最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讓子女接受自己國家傳統的教育方式，耳濡目染的去學習自己國家的習俗和文化。作者曾經採取這種方式，把愛兒送回國內學習、生活一段時日，而獲得的正像作者所說的，是一個「豐收的季節」。

課子的艱辛，大概是簡宛這幾年最深刻的體驗吧。當然，辛勞也不是沒有報酬的，因為善體人意的兒子，一聲「媽媽，你想我了嗎？」或「媽媽，你寂寞嗎？」便化解了身心所有的疲憊，而「清脆童稚的歌聲，喚醒了含苞的花蕊，也溫暖了母親的心。」（「媽媽，你寂寞嗎？」）

簡宛文字簡樸明淨的風格，在這些描寫童稚之情的篇章中表露無遺，例如「握一季盈盈的春」中，也有一段描述三歲半的小兒子的沌真無邪：

「媽媽，我喜歡這個天，太陽好大好亮。」他很肯定的下斷語，比起那灰蒙蒙的冬天，春天是帶着一萬個甜美的笑容。

我微笑着點頭，坐在地氈上綁鞋帶。

「這是什麼天？」他又問：「和冬天不一樣。」顯然他做了一番比較。

「春天。」我綁好鞋帶，在那圓圓的臉上親了一下。

他學着我，翹起那小小的嘴，圓圓的吐出了「春——天。」

「我喜歡春天。」他那愛說話的嘴，常常使人忘記了寂寞的含意。

這段文字清晰明亮的程度完全是自然呈現的結果。「春——天」童稚的呼聲彷彿在空中迴盪。全書中類此優美生動的片段不可勝舉。從這些地方看，簡宛對稚子心靈精細入微的觀察和神態畢肖的描繪，正顯示了她自己的不失赤子之心，而這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簡宛本是一位擅長兒童文學的作家，對兒童心靈的體察是她極拿手的。

「地上的雲」除了流露自我肯定的意識和討論兒女成長與教育這些個人面臨的切身問題之外，簡宛也為那些旅居異域的中國人的孤寂徬徨付出了她的同情心。在「情牽萬里」、「雪人」、「我把小花洒向湖裏」、「秋去也」、「冰晶」、「蓬山一萬重」、「鈴聲叮噹」等幾篇以小說體裁寫成的作品中，描述了他鄉遊子的學業、婚姻、工作方面的困境，以及心靈上的飄泊之苦。她剖析了他們人倫關係的限制，他們的寂寞。這也是簡宛作品中可稱之為「留學生文學」的主要部份。不過，這一類作品的題材和內容很難推陳出新，因為在簡宛的前輩旅美作家，如：白先勇、叢甦、歐陽子、等人的竭力探討之下，已經難有突破性的成

就，簡宛想要在這方面有所墾拓，除非在題材和主題上開發新資源，不然是獲得進展恐非易事。

作為一個旅居他國的異鄉人，簡宛也表現了她敏銳的觀察，透視了美國這個尖銳工業社會某些荒謬的現象，並且善盡了一份異國友人的言責。「馬文的生日」揶揄美國人對小動物的寵溺，頗有包可華的風味。「性靈」提出了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社會價值的不敢苟同。「瑞奇和黛安」暴露了美國的某些社會問題和美國人的自省。在這幾篇出色的作品中，難能可貴的是，簡宛既發揮了她充分的理智能力，也擴大了她豐富的同情心，所以與其視作對美國社會的諷刺，毋寧說是一個異國友人溫和的規諫。

總括全書，除了少數幾篇還殘留着多愁善感的氣質外，我們欣見作者已經不再患着濃厚的懷鄉病，而腳踏實實的在異國面對現實的生活着，充滿了為人母的責任感，並且擴大了她的同情心及於周遭的人事，甚至嘗試着去探討不同文化背景所引起的某些價值觀的問題，這些在顯示了作者逐漸成熟的歷程，而書中不時流露的心存故國的充沛的民族感，和純真明淨的品質，更是讀者所樂於親炙的。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賜稿。
■我們力求客觀，更求真實。